

医学交流

中国传统医学在美国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傅芳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传美的中国传统医学

据文献记载,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医中药已有传美者。如美国 Hofstandter 等所著之《美利坚合众国》中就指出,华人移居美国的史实可上溯到 18 世纪后期及 19 世纪初期,移民中当然有中医中药的从业者⁽¹⁾。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 18 世纪上叶已间接传入美国。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被派遣来中国,而西方医学作为传教士的工具亦随之被带入中国。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传教士医生中有部分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来华的。传教士医生在华期间,也接触到一些中医中药,并撰作向其本国介绍,如马高汪(Daniel Jerome MacGowen)曾撰作记述中医用含碘的藻类植物治虚劳病,传教士医生 F.P Smith 撰《中国药料品物汇释》、Baily, L.N 的《中国植物集》、Warson, E 的《中国的主要商品药材》等。此外,美国地理学会曾派遣 Joseph Rock、美国农业部派遣 Frank N. Meyer 来华搜集中草药。当时,他们对中医药的认识是肤浅的,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是在中药方面。1905 年来华的医生胡美(E.H. Hume),当他诊断为难免流产的妇女经中医治疗生下一个健康婴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从而发现了中医之宝贵处,于 1940 年出版了《中医之道》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医⁽²⁾。另外,1949 年有维茨女士将《内经》前 34 篇译成英文,从而获博士学位。但在针灸方面,多数采取怀疑和轻视的态度,如传教士医生布瑞德绍(H.V. Bradshaw)写文章谈论中国对医学的贡献,认为针灸治病的理论根据是“内脏紊乱,即内脏的麻痹和功能不全,正如牛不好好走,就打他几棒”⁽³⁾;而美国传教士医生杰弗里(Hamilton, Jeffery)和英国医生马克斯韦尔(Janes Maxwell)在他们的著作《华人病症篇》中,把针灸之针称是“致死的针”,对美国人理解认识针灸起了消极影响。1958 年我国针麻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国一些进步人士在访华后也曾撰文谈到中国针灸的成就,如斯诺及其夫

人等。1971 年 7 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来斯顿(James Reston)曾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了针刺麻醉,他报道了这一经历。1971 年 2 月美国医生怀特(Paul Dudley White)、戴蒙德(E. Grey, Dimond)等应中华医学会邀请访华。他们也参观了针麻手术,并与有关人员会谈,回国后发表了关于针灸针麻的报道。怀特认为,“如果它(指针麻)是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们大家都要应用它;如果它是无用的,那它早在几千年前已被放弃了……”⁽⁴⁾。戴蒙德则介绍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和自己的看法,提到了针麻已在中国得到承认和采纳,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医生也接受这种方法并认为它有无限前途,正在得到广泛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以及认为中西医结合在临床等方面研究的进展,可能会引起美国公众和世界的兴趣。

1848 年美国发现黄金后,赴美华人逐渐增多。如在 1849~1850 年抵旧金山的华人有 775 名。于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 33 家零售商店和约 15 家药店。在这个医生鲜见的城市里,中国的中医疗法特别受欢迎。在旧金山出现较现代化的西医西药以前,用中草药治病非常普遍,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中医生,如李坡泰(译音)、余凤庄、卓亚方、伍于念等,并有跌打医馆和广源盛、金华春等中草药店。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中医热”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于是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尼克松的随行私人医生塔卡(Walter R. Thach)在华时参观了针麻手术,一名美国记者还亲身体验了针刺感受。塔卡回国后介绍他的见闻,他说,“我看到的東西很少,但已足能使我相信其中有重要的东西存在,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并在临床上应用它”⁽²⁾。此后,在美国一些著名医学刊物和其他报刊上,经常登有介绍中医、针灸的文章和报道,不少医生也纷纷发表自己对中医针灸的看法,作为“中国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医热”也在美国掀起。如 1973 年元月,美洲中国医学杂志、美国中医学会等发起举办了中医和针灸学术讲座,《美洲中国医学杂志》

还专文介绍中国医学史和针灸史。美国的“中医热”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见一斑。

(一) 针灸

从1973年麻省首先承认针灸合法化,到1986年已有48个州和1个特区都以某种形式(合法、半合法或其他形式)容许中国传统医学开展工作。1987年,全美已有2500余名经批准合法的针灸师,而从事针灸医疗工作的达万余人^(9~10)。1980年美国得克萨斯南部地方法院制定了肯定美国人研究针灸权利的条款:“针灸已有2000~5000年的实践历史,如同汉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一样,针刺作为一种医疗方式不再是实验性的,实验性的并不是针灸,而是西方人对针灸理解和准确应用的能力”⁽¹⁰⁾。针灸临床以治疗妊娠呕吐、多发性阴道炎、膀胱疾病、直肠脱垂及针刺引产、臀位助产较多⁽¹¹⁾。针刺治疗皮肤病也很有效。美国皮肤病专家Cyrus W. Loo曾撰文说十年来用针刺疗法作为西医治疗的补充,门诊治愈率从65%上升到95%⁽¹²⁾。加州西岸医学针灸门诊部在6个月中对5000病人进行13265次针灸治疗,86%取得了效果,病种主要是偏头痛、皮肤病、功能性胃肠道疾病和各种疼痛等⁽¹³⁾。许多医疗中心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阐明疼痛机制、疼痛的“闸门控制理论”,内啡肽及其受体的发现等,奠定了针刺缓解疼痛的科学解释基础⁽¹⁰⁾。

(二) 中医中药

由于化学合成药物的某些毒副作用所造成的损害有时甚至过于疾病,近来美国人倾向于用自然药物治疗而找中医师看病。目前美国人中大约有5%的人服用天然药物或其制剂⁽¹⁴⁾,并至少有80%的美国人在病中服用过中草药。但目前中医中药还隶属于针灸之下,只有20个州的针灸师可以处方配中药,其中加州等九个州的中医处方可以获得社会福利保险而报销。1985年美国进口中草药总重量达8,090,731磅,加州一年销售中草药达5,000万美元。现在全美有各种中药店和中药保健食品网点11,300家左右,最畅销的中药为人参、当归、黄芪、黄柏、山楂等⁽⁹⁾。

在中草药研究方面,美国在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药活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对豆科和中国槐树中存在的植物凝集素进行广泛研究中证明,利用植物凝集素激活的肿瘤患者自身淋巴细胞对肿瘤进行重新注射,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从刀豆中提出糖蛋白—刀豆素能促进肿瘤逆转;香菇和茯苓中提出多糖类等显示有较好抗肿瘤作用等⁽¹⁵⁾。

在临床上,用中医药治冠心病、关节痛、脱发、糖尿病、阳痿、生殖器疱疹、放射后虚弱、外伤等很

受欢迎。有些临床家认为中医药治感冒、流感、关节炎、经前期紧张症、月经病、肝病、皮肤病较现代医学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特别是用针灸、中药治疗艾滋病已取得好苗头,累计已有118例晚期艾滋病患者症状缓解,延长了生存期,有的已基本康复重新工作⁽¹¹⁾。

(三) 中医针灸教育、学术团体和出版刊物等

美国的中医针灸教育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培养,一是派出留学。美国现有针灸和中医学院20余所,每年招生上千人。学制亦由过去的业余制、半日制改为三年全日制。加州的中西医科大学(1975年建)和美洲中医学院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两所中医学院。学校的主持人及教师大多为华侨或华裔,学生大多非华人。教学内容为针灸和中医理论并重。我国现代的中医教材、知名著作及研究论文也被大量介绍作参考。美国柏克莱市加州大学植物园里,有一块3000多平方米的中药药圃,所栽药物按中医分类,有抗癌解毒类、解表类、理血类等八十余种,标志着中药已被正式引进美国高等学府。到我国举办的国际针灸班学习培训学生数以美国占首位,在1975~1983年间有99人,而1975年4月至1989年12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国际针灸班参加三个月以上培训的美国学者达127人。此外,美洲中医学院与广州中医学院还签定了相互合作和文化交流协议^(16~18)。

美国人士还组成了针灸中医的学术团体,不少私人提供基金和主办的。如美国针灸学会、美国中医学会、《美国针灸杂志》、《美洲中国医学杂志》等。据1985年统计,美国有20多个针灸团体,出版有6种针灸刊物。此外有1984年建立的国家证书委员会,1985年开始施行考试,一些州已认可该委员会的权威性。而1982年建立的国立针灸和东方医学学院授权委员会,声称是全美针灸和东方医学协会的保护组织⁽¹⁷⁾。著名的基金会有白芭芮夫人的美国中医基金会、麻省的美洲针灸基金会等。

(四) 美国医学家对中医的看法

自1972年以来由于美国掀起的“中医热”、“针灸热”,以及中美间医学交流的进一步开展,美国人对中医学知识接触增多,对中医学的认识也就从不理解到感兴趣,进而赏识中医学的优点,认为可补西医之不足。

如美国药理学会前会长、加州大学教授E. L. Way曾在一次国际性讲演中指出:中国医药学中的整体观是现代医学必须学习的内容。今后,研究互相取长补短的手段,尤其是探讨如何使西医能够接受中医

药学的途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檀香山一位医生认为:西医明确区分健康和疾病,中医则认为健康是机体处于平衡状态,患病则失去了平衡。西医倾向于改造环境,中医则侧重于适应环境⁽²¹⁾。

哈佛大学医学院大卫·艾森伯则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有不同的结构,……彼此都尚不够完备,应当互为补充,不应当相互排斥。并认为作为医生,没有理由不将这两个学科最为精华的部分结合起来。

当然,以上认识只是一些代表而已。从中医药在美国的二百年历史,从华人早期移民时美国人对中医的零星接触,到帝国主义侵华时对中医的排斥,又到尼克松访华后掀起的中国热,可以看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不仅是经验的积累,而且是科学的,因此能为美国人所接受,而且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但由于中医学与美国医学文化的背景不同,对中医术语的难以理解,这就要求我们中医工作者在中医术语国际化方面多作贡献,以使中医学知识能更准确地传播出去,使中医能更好地为世界人民健康服务。

参 考 文 献

- (1) 陈可冀. 美国中医药鸟瞰.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8; (3): 167.
- (2) 马湛温. 欧美研究中医药史及近年概况简介. 内部资料.
- (3) 马湛温. 针灸西传史略. 中华医史杂志 1983; (2): 93.
- (4) "Acupuncture: Myth or Miracle?", news week, August 14, 1972.
- (5) 莫静义. 美国的中医中药及其他. 中成药研究 1987; (1): 43.
- (6) 洪广祥. 中医药在国外的发展动向. 江西中医药 1987; (4): 53.
- (7) 郑其伟, 等. 当前国际针灸发展概况. 中国针灸 1985; (3): 37.
- (8) 侯召棠. 世界性中医热与祖国医学的发展. 北京中医 1986; (2): 37.
- (9) 耿俊英, 等. 针灸在美国—美国管理针灸行医的法律点滴. 中医教育 1986; (1): 30.
- (10) Jason, C Shu. 美国针灸综观. 国外医药·中医中药分册 1989; (4): 48.
- (11) 贝润甫. 国际上的中医热. 辽宁中医杂志 1988; (10): 27(上)(11): 34(下).
- (12) Cyrus W. Loo. 我对针刺疗法的认识. 上海针灸杂志 1985; (3): 38.
- (13) Morton W. Barke, American J. of Acupuncture 1973; 1(3): 93.
- (14) 乐崇熙. 美国草药简况. 国外医药·中医中药分册 1989; (1): 19.
- (15) 国内外中草药研究的近况与趋向. 中医药信息 1986; (2): 31.
- (16) 侯召棠. 国外中医教育概况. 北京中医 1987; (1): 49.
- (17) 刘振民, 等. 加、美医学教育考察见闻. 中医教育 1986; (5): 42.
- (18) 美国中西医科大学情况介绍. 中医教育 1986; (4): 39.
- (19) 侯召棠. 世界性中医热与祖国医学的发展. 北京中医 1986; (2): 37.
- (20) 张国亮. 美洲中医学院情况介绍. 中医教育 1986; (4): 38.
- (21) 陈可冀. 美国医生论中西医结合—评 David Eisenberg 著作《得气》.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7; (11): 492.

“专题笔谈”“百家园”征稿启事

“专题笔谈”“百家园”两个栏目,自开辟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为继续办好这两个栏目,进一步提高质量,不断向读者推出新的、更切实用的内容,从明年开始,本刊将陆续开展有关临床用药经验的专题讨论和心得交流。现将部分题目列出如下:

(1) 对麻黄、细辛、牛蒡子、蝉蜕的运用经验和体会。(2) 对蒲公英、败酱草、贯众、千里光的运用经验和体会。(3) 对蜜虫、水蛭、虻虫、毛冬青的运用经验和体会。(4) 对礞石、皂荚、马兜铃、洋金花的运用经验和体会。(5) 对威灵仙、白花蛇、千年健、五加皮的运用经验和体会。(6) 对雷丸、鹤虱、槟榔、茺莢的运用经验和体会。(7) 对娑罗子、佛手、枳实、乌药的运用经验和体会。(8) 对芒硝、大黄、芦荟、巴豆的运用经验和体会。(9) 对甘遂、芫花、蜈蚣、泽漆的运用经验和体会。(10) 对三七、白及、仙鹤草、

蒲黄的运用经验和体会。(11) 对干姜、吴茱萸、花椒、附子的运用经验和体会。(12) 对菖蒲、麝香、樟脑、白藜的运用经验和体会。(13) 对花类药、虫类药、藤枝类药的运用经验和体会。

内容要求:按照以上13个题目所指定的药物,每题可任选1~4味药,介绍个人在内服、外用该药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包括性味、功用、主治、用法、用量、配伍、炮制等方面的内容。要有别于教科书,为家传师授,或个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以及老药新用,发前人所未发,或常用药已被忽视和忘却的某些功用。特别是对峻猛药物的运用经验,尤为欢迎。每味药成为独立的一篇,请勿将两个药连写在一篇稿件中,以便于分检、归类。来稿请寄: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中医杂志17号编辑收。邮政编码:100700。(来稿截止日期:1991年3月底)